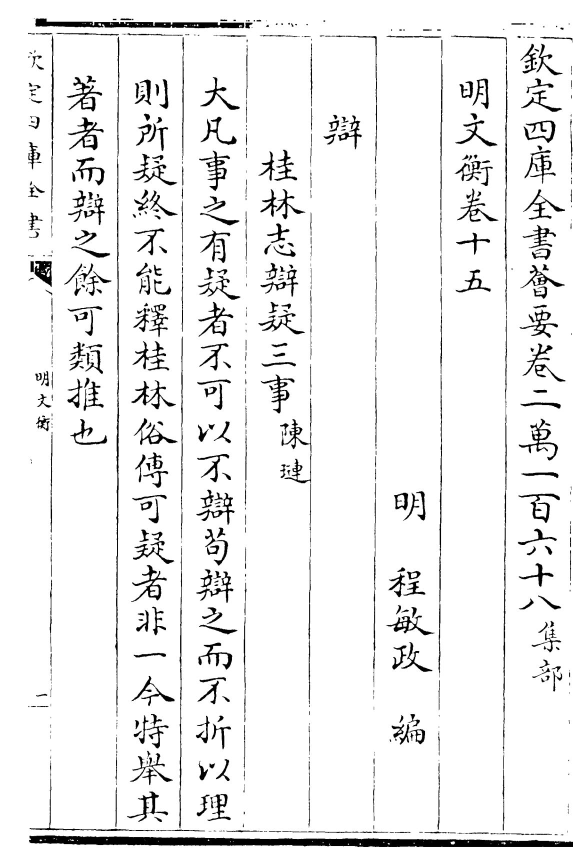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辯

桂林志辯疑三事 陳璉

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辯苟辯之而不折以理則所疑終不能釋桂林俗傳可疑者非一今特舉其著者而辯之餘可類推也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等廟莫究所以及覲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酋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俾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祠者尚當省哉

右淫祠

洪武戊寅冬璉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清湘數十里有沈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横置崖上相傳沈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既蓄疑未得其實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疊發數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爇之則不香始知其為偽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沈香後為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沈香潭不遠有一石函謂諸葛武侯藏兵書于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師未嘗

至此又其所著書盛傳於世人莫不知其肯為詭秘之事哉此將好事者為之耳璭既辯沈香之偽因及此以釋世人之惑

右偽香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為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醒故世傳為還

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震百蠻肯將䊵載溷溪山無人為起文淵問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渉於恠誕奚足信哉

右還珠洞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歴足

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

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則

又逺宗漢儒之謬而刀詆蔡氏之説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叅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説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

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亦見矣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冡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

閏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

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歷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

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為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

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歷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

冬為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吕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末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

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説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歷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通又因其説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

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侯之

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痱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

日月之與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歳終指丑月正歳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歳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歳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歳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歳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歳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葢正月

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
月歲終正歲為序葢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
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
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
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
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
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

之師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師屬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浹日斂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為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為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

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歴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

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歷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歷數周不改商之歷數魯不改周之歷數春秋不改魯之歷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埀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

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廵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

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葢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竝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

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有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

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廟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淩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一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

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兵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

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須霜殺菽何以書予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傳録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旣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旣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閒定十

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

孰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侯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説則周歷之紀皆夏時矣而

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歴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歴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歴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歴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廵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

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奥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吕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奥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

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頴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頴反取其説而詆蔡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璽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

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
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觧脫
其璽組王莽簒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
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宫井
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
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
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簒石氏置璽于鄴閔
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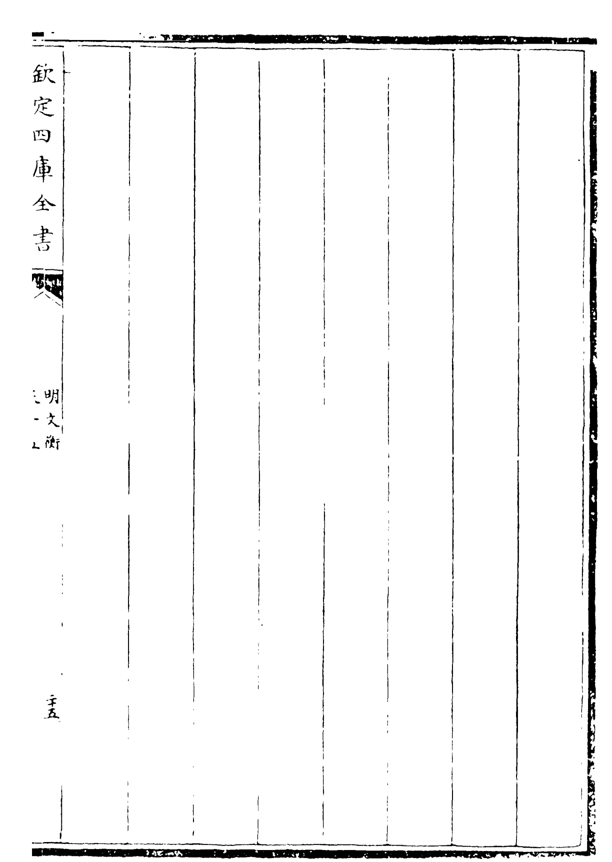
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氏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觧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讖文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

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黄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柳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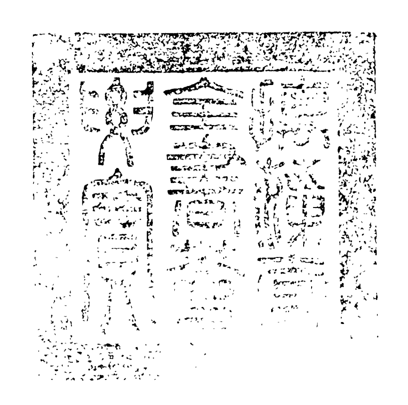
焚今璽先帝所為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

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絶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鈕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

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絶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明文衡卷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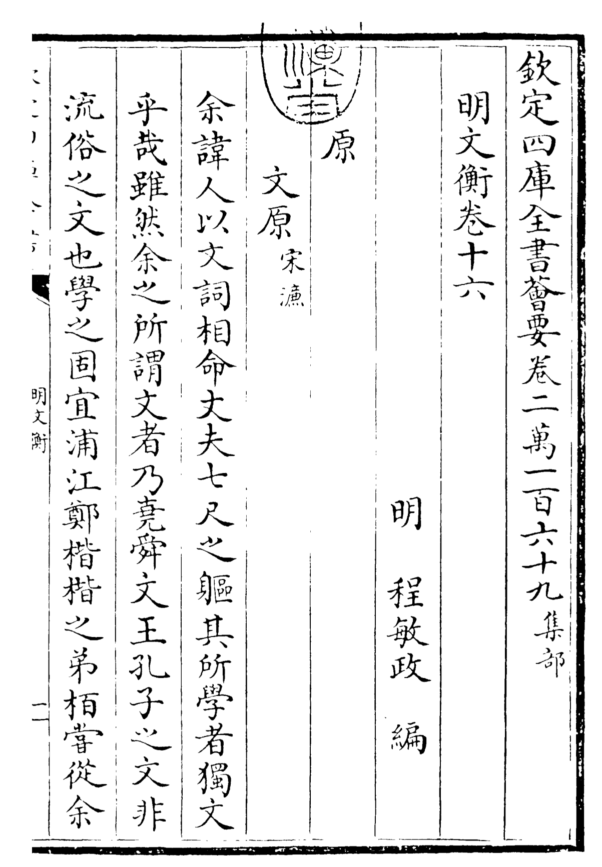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衛予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文衡卷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原

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楷之弟栢嘗從余

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

之天衷民彛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上下内外之别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饒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

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茍遥度而臆决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覲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

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

無所不称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焜燬皃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沓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曽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

畢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内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蠧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橢者將以蝕夫圓庸

者將以涸夫奇膂者將以勝夫腴犓者將以亂夫精粹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弊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鵾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

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

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

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

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旟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

治具匡賛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

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竝傳助名敎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遊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范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

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别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原諫

王褘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顔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

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葢無施不可不足為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逺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寛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

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郤慎夫人坐指人彘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

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陷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

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褘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為難者為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為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原治　梁寅

昔之君臨天下而名以時異者曰皇帝王霸皇之世制作之未有無為而民化者也帝之世昉有制作而民猶

易於化者也王之世制作之大備化天下而曲盡其道者也霸之世任情制作以知術而馭天下者也君子之論治者曰帝世不可及矣三代之治後世决可復不法三代以為治者皆苟道也嗚呼斯言者誠不易之論也自成周而下主與臣之論王霸者紛紛然而異或曰宜遵王或曰宜從霸或曰宜雜用王霸遵於王其圖之也順而易其為效也大而久從於霸其圖之也逆而難其為效也小而近在人主所尚何如爾若曰雜用王霸王

何可以雜雜即霸而已矣夫帝之不可及而王可及何也風氣之益殊猶時之春而為夏夏而為秋秋而為冬也人心之滋偽猶蓬茨之居易而為斲礱丹雘也樸渾之器易而為雕鏤金玉也聖哲之君不常出猶山之為童而木之百尋十圍者罕見也土之壤變而穀之一莖九穗者稀有也此帝世之所以不可及也若三代之君其以戰攻而創業與後世同也賴左右匡賛之臣與後世同也孜孜於禮樂刑政之施與後世同也繼嗣之君

或賢或不賢其不賢者得人以輔之則治不得人則亂且亡與後世同也其異於後世者彼興王之君佐命之臣所好所趨理之公也所惡所背欲之私也王與霸之判如金之異於錫玉之異於石然王道可以學而至學而至則治亦可及矣若曰雜於霸則理欲之辯即邪正之辯也悖於理則流於欲矣戾於正則歸於邪矣或曰遵於王而業不就治不遂者若之何曰王道之當務如饑之於粱肉食之則其腹必充其體必肥彼食而不充

不肥者抱疾之人爾舍粱肉之美而謂他物可充且肥者口之爽而失其味之正者爾彼圖王而不成非王之不可圖圖之而失其道者也故行仁義而敗者徐偃也用周官之法而亡者王莽也慕古車戰之法而喪師者房琯也因周官之說而行新法以亂天下者王安石也其若是者由泥古之迹非古之道也使徐偃而守矦度何以敗王莽而徇臣義何以亡房琯而出師以律何以凶王安石而用正不用邪何以亂故人之疾而瘠非粱

肉之害之也治之慕古而亂且亡非王道之誤之也或曰後世亦有用霸而治且久者漢唐是也曰漢之久以風俗之近古而又多賢明之主也唐之久以太宗安民功大而治法之備也若其治之不及三代則亦霸之敝爾然則必王道之用刑無藉於嚴乎兵無藉於强乎曰王者之刑非不欲嚴也其有所嚴也則亦有所寛也寛也者仁之施也嚴也者義之斷也王者之兵非不欲强也其時而强也則亦時而弱也弱也者仁之術也强也

者義之刑也刑之以仁為寛以義為嚴故梁武之慈悲不殺非仁之寛也漢武之峻法密網非義之嚴也兵之以仁為弱以義為强故宋高宗之乞和金邦非仁之弱也隋煬之遠征高麗非義之强也且世主之敝刑或誤於申韓兵或局於孫吳申韓之刑以慘礉為嚴孫吳之兵以變詐為强是皆戾於仁義者為人臣者若之何以是而進之其君也善乎孟軻氏之言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仁者無敵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嗚呼

稽之六經折之孔子以論天下之治莫如孟軻氏而或乃以為迂則凡學孔子者孰非迂也王道者必若何而無獘乎曰本之以二南之化輔之以周官之法君相修於上百職勤於下因乎時之宜順乎民之心公以滅其私實以稱其名其於復三代之治猶秉輕車趨夷途其至於所至也亦宜矣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别　王叔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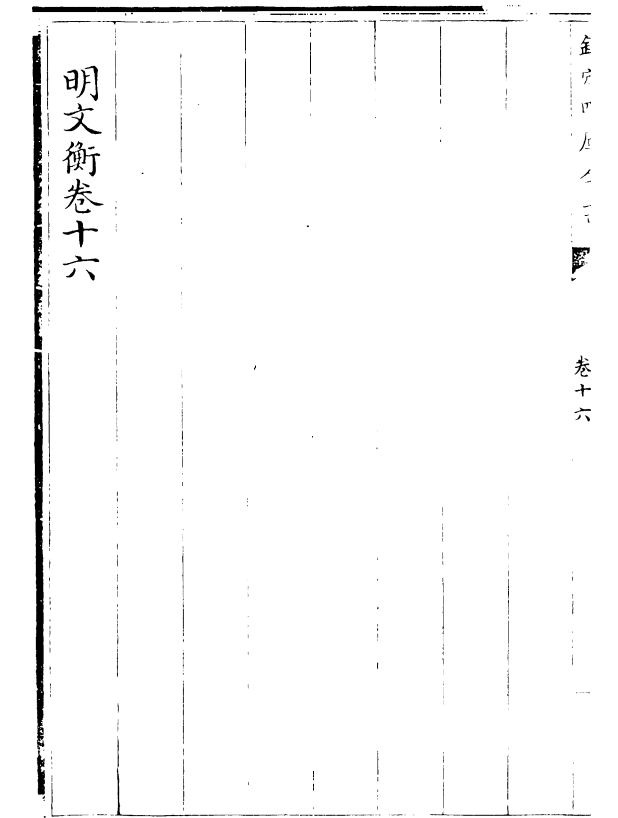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

為公為侯為卿大夫為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為農為工為商賈為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貲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一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葢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

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悠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强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封侯生飫粱肉而沒無飯含出入鋒刄而老死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為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為其

分之當為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愧於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愧於為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於為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為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為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由縣學生升大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

及出為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囊槖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復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為也故以所當為議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明文衡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七十 集部

明文衡卷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箴

磨兠堅箴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兠堅三字於坐隅磨兠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兠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兠堅人各有心

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立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續丹扆箴　王褘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救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之

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佑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右正服箴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壞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治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裘為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

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劘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采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

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訏唐杞非諛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荈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氷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患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稷宗祀

右防微箴

官箴上　劉基

維天生民僾僾蚩蚩有欲罔制迺豹迺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汩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受寄匪輶敢不肅祇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澇疏旱溉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

導之無俾旋濘疆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溥時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罷惡滿歆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瘏上下協心各

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鴈如梟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惰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掊摭語默有為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忿秉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蠹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

登天衢傲兀民士憑淩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産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

遠吏近民待人以寛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没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内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實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兾缺夫婦如賔遂舉於隴畝以佐晉

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一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

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家人箴十五首　方希古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

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

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邪天以汝為人而忍自絕為禽獸之歸邪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

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
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跽曷為
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
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邪敬兹
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為禽獸吾之所受
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顔孟之智聖

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
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
倖高位秖為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
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已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
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
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迨

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鄉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絶私

厚己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踈而

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秪肅靡敢驕横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㑌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

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蔑賤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焉可自違以道制欲毋縱

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强忽其既耄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審察其意善也吾從否

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為讒為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伸趨高歳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惡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

非彼之不善為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為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為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為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

以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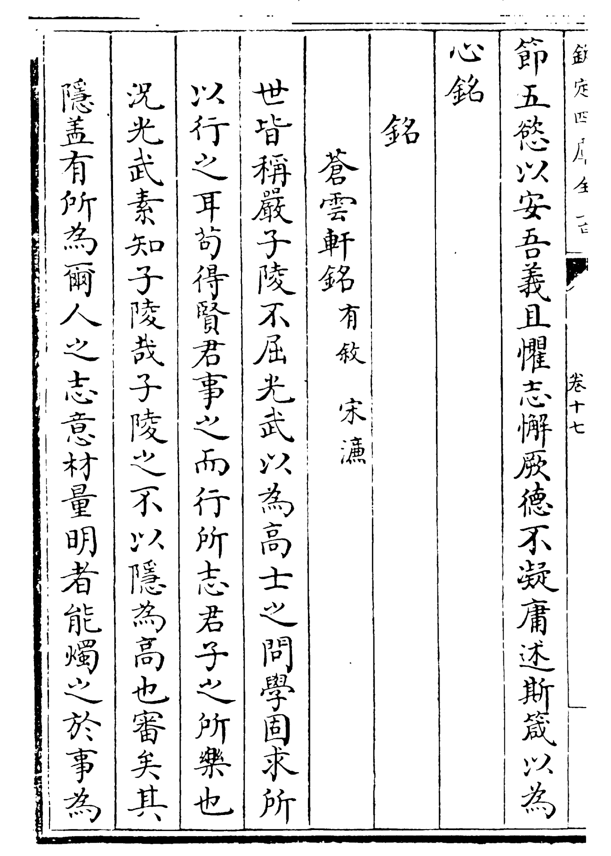
義所當出黙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黙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

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啟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却兼味箴 王紳

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為事與所奉者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蹴踖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成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能効也且慮歲

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於食頃遇
兼味務峻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
之一端因箴以自警
人身之奉惟適於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萬錢下筯三
韭自給於己無裨於道無益行或不臧與物無異取物
以奉是食其類宜受其養矯情飾慾棄禮弗居是曰逆
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於世念茲遺體
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頃却其兼味以



節五慾以安吾義且懼志懈厥德不凝庸述斯箴以為心銘

銘

蒼雲軒銘有敘　宋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茍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

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盖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茍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

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五輪沙漏銘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

軸杪傅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傅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齒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傅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傅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斵木為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

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黄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濼陽水善氷雖爂鼎沃湯不能為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

余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製益美請惜分陰視斯砦

婺溪石研銘

歙之有研自唐開元中葉礪始礪獵師也因逐獸發之後為南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石齊其地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研溪産者號為尤長濂嘗獲其一腹有刻文云李少微造少

徽元宗時硯官也制作絶工緻可寶已銘曰

外雖黑内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吳士朱孟辯作孟辯獲石聚寶山間製爲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邃甚至不容繼孟辯强余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割紫㵟星賈魄石抱腴蒼水使者珮失琚山鬼

環守目睢盱内藏一升白龍酥飡之凌霄躡雙鳧奮迅八極遊清都山玄膚玉為徒　玉芝朶自天墮暈翠霞裁猗儺椵以九陽真澒火有聲泓噌玉之瑳不學三秀脆而夥韓終欲攫意仍叵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朶青嫧嫧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斮斮霓旌難攀泝寥廓手析祥氛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母變幻資槖籥上衝牛斗杳如濯斷雲角鎮書幄

怡顏齋銘　胡翰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顔亭兵興以來悉廢為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顔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顔人之感忽日犇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内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静匪山則川飛躍上下匪魚則

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賾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覩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漢榱題研銘

有漢榱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旗物也僧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閎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漢鼎可移茲不泐

明文衡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宣蓀光